

2007年12月14日 星期五  
责编:杜雪艳 美编:于飞 组版:谈雷

# 哀思绵绵,8万多人遇难同胞

12月13日,南京的早晨,清冷。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围那两面高大、绵延的灰黑色墙壁更显得异常肃穆。一大早,众多市民就站在馆外等候开馆。

昨天,据粗略统计,进馆参观、悼念亡灵的人数超过了8万人。

快报记者 解璐 陈英/文 快报记者 唐伟超 翁俊 赵杰/摄

## [普通市民]

### 大学生们自发前来悼念

尽管寒风凛冽,但昨天早上7点不到,纪念馆外就有不少人陆续赶来,其中不少是自发前来的大学生。

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自动化系的60多名大学生,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概括地写在了六个展板上:《恐怖之夜》、《铁的事实》、《不容忘却》、《禽兽之举》等等。该校学生吴宇告诉记者,他们想以此对市民进行历史史实的宣传。

不仅是南京农业大学,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也在馆外举行了类似的活动,他们将写着“勿忘国耻以史为鉴”的横幅拉开,邀请市民在横幅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南京艺术学院的徐娟和夏颖扛着摄像机在人群中进行随机采访,他们是大三的学生,将拍摄一部纪录片,反映年轻人对历史的看法。徐娟告诉记者,她周围不少年轻人只知道南京大屠杀和30万这个数字,但是其他历史史实知之甚少,“日军在南京的残暴屠杀大约持续了多少久?是6个星期!但是我身边几乎没有能回答上来。”她表示,这部片子是拍给年轻人看的,提醒年轻人谨记历史。

### “勿忘国耻”写在脸上,记在心里

上午8点之后,纪念馆外的人越来越多。在拥挤的人群中,一个年轻人颇为引人注目,在他的额头上用黑色笔写着“勿忘国耻”,下巴上是“七十”,两边脸颊上写着“寄语天国”和“缅怀亡灵”,年轻人行色匆匆地在人群中穿梭,让尽量多的人能看到。

“虽然写在我的脸上,但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记在心里。”面对记者,他不愿多说什么。当问及他的姓名时,这个年轻人也只是摆手一笑:“我是一名中国人,不用问我名字。”

## [日本友人]

“我的父亲没有参加南京大屠杀,我很幸福!”昨天的悼念活动,不少日本友人团组而来。不过,寰岛胜先生却是独自一人来的。

64岁的寰岛胜是个“中国迷”,来过中国20多次,各大城市都去过。2000年第一次来南京,就挑在了12月13日,特别前往纪念馆祭拜亡灵。作为日本和平委员会的一名成员,他相信南京大屠杀确实有其事。带着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”的想法,他也希望日本方面在这件事上能坦诚一些,从而维护今后长久的和平。

“您的父辈参加过侵略南京的战争吗?”听懂了记者



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这个特别的日子,流下眼泪。



一束鲜花献给死难者

## [幸存者]

### 她 踏脚告诫年轻勿忘历史

刚刚成为新党员的袁文瀚同学觉得这样的人党仪式“很有意义”。袁文瀚也是从历史书和《南京》、《东京审判》等影视纪录片中了解大屠杀的,“这段历史,我决不能忘记。”

40个人的声音高高地回荡在纪念馆上空,也吸引了很多人。“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”,河海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于艳说,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他们更加坚定的入党信念。

不仅仅是南京农业大学,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也在馆外举行了类似的活动,他们将写着“勿忘国耻以史为鉴”的横幅拉开,邀请市民在横幅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南京艺术学院的徐娟和夏颖扛着摄像机在人群中进行随机采访,他们是大三的学生,将拍摄一部纪录片,反映年轻人对历史的看法。徐娟告诉记者,她周围不少年轻人只知道南京大屠杀和30万这个数字,但是其他历史史实知之甚少,“日军在南京的残暴屠杀大约持续了多少久?是6个星期!但是我身边几乎没有能回答上来。”她表示,这部片子是拍给年轻人看的,提醒年轻人谨记历史。

40个人的声音高高地回荡在纪念馆上空,也吸引了很多人。“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”,河海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于艳说,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他们更加坚定的入党信念。

40个人的声音高高地回荡在纪念馆上空,也吸引了很多人。“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”,河海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于艳说,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他们更加坚定的入党信念。

40个人的声音高高地回荡在纪念馆上空,也吸引了很多人。“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”,河海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于艳说,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他们更加坚定的入党信念。

40个人的声音高高地回荡在纪念馆上空,也吸引了很多人。“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”,河海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于艳说,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他们更加坚定的入党信念。

40个人的声音高高地回荡在纪念馆上空,也吸引了很多人。“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”,河海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于艳说,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他们更加坚定的入党信念。

40个人的声音高高地回荡在纪念馆上空,也吸引了很多人。“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”,河海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于艳说,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他们更加坚定的入党信念。

40个人的声音高高地回荡在纪念馆上空,也吸引了很多人。“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”,河海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于艳说,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他们更加坚定的入党信念。

40个人的声音高高地回荡在纪念馆上空,也吸引了很多人。“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”,河海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于艳说,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他们更加坚定的入党信念。

40个人的声音高高地回荡在纪念馆上空,也吸引了很多人。“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”,河海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于艳说,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他们更加坚定的入党信念。

## [警报拉响那一刻]

### 中山码头:踩脚告诫年轻勿忘历史

2007年12月13日,中山码头旁一座乳白色的纪念碑挺立在绿茵之间。江水拍打着江堤,轮船的汽笛声仿佛在为遇难者哀鸣。

老人说,岁那年,自己看见好几个日本兵来找“花姑娘”,就拼命跑,可还是被抓了回来。其中一个日本兵操起手中的枪,用枪头对着施秀琴的一只眼睛狠狠戳了进去,由于疼痛难忍,施秀琴差点晕死过去……受伤之后,又没人医治,伤口发炎感染,几个月过后,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。

昨天,施秀琴老人在大屠杀期间跟着家人去乡下逃难。第二年春天,以为已经平静的施秀琴一家,是说忘记了以前的那些历史!面对众多年轻人,施秀琴抹了抹早已萎缩干涸的眼睛,几乎是跺着脚说出了这句话。

上午10点,警报拉响,许多路过的市民也自觉加入到悼念的队伍中来。没有人发号施令,在场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对着纪念碑低头痛哭,就连平素调皮的孩子们此刻也变得安静严肃起来。

市民王老先生带着六岁的孙子来参加吊唁活动。他的家住在中山码头附近,每年的12月13日,他都会带孙子到这里来吊唁一番,“我们已经老了,应该多让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,让孩子们记住这段历史。”

据悉,江边的煤炭港、草鞋峡等地也开展了类似的悼念和祭扫活动。

快报记者 解璐



市民们拉起了横幅悼念

## [经历者]

### 他 自作《万人坑祭》赠日本人

昨天,70岁的潘祖峰老人来到纪念馆外,不看雕塑,也不跟人聊天。可他一直在人群中不停“搜索”,看到一群日本人,他追了上去,“这个送给你们!”他从随身的蓝布袋里掏出一幅毛笔字。

潘老送出去的是他仿杜甫《春望》写的一首《万人坑祭》: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;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;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;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当时是这么惨!跟邻居告诉我的一样啊!”

南京大屠杀期间,家住下关的武淑贞一家都下乡逃难去了。躲过一劫的武淑贞再回家时,幸存的邻居就向她描述当时下关地区的惨状:江边血流成河,尸体堆积成山。一直以来,这场景一直在武淑贞的脑海里隐隐浮现——但毕竟是别人的叙述,并不十分真切。

直到昨天,看到那些埋尸的图片,老人浑浊的眼睛一下瞪得很大,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。连接起当年邻居们声音颤抖的描述,老人也禁不住颤抖起来,后面的陈列她也无心再细看,“实在太惨了!”出来后,老人一直喃喃自语。

## [日本友人]

### 他 埋尸图片让81岁老人颤抖

81岁的武淑贞老人参观完史料陈列馆,出来就在路边的台阶上沉默。好久之后,对陪她的女儿说:“当时是这么惨!跟邻居告诉我的一样啊!”

南京大屠杀期间,家住下关的武淑贞一家都下乡逃难去了。躲过一劫的武淑贞再回家时,幸存的邻居就向她描述当时下关地区的惨状:江边血流成河,尸体堆积成山。一直以来,这场景一直在武淑贞的脑海里隐隐浮现——但毕竟是别人的叙述,并不十分真切。

直到昨天,看到那些埋尸的图片,老人浑浊的眼睛一下瞪得很大,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。连接起当年邻居们声音颤抖的描述,老人也禁不住颤抖起来,后面的陈列她也无心再细看,“实在太惨了!”出来后,老人一直喃喃自语。

南京大屠杀期间,家住下关的武淑贞一家都下乡逃难去了。躲过一劫的武淑贞再回家时,幸存的邻居就向她描述当时下关地区的惨状:江边血流成河,尸体堆积成山。一直以来,这场景一直在武淑贞的脑海里隐隐浮现——但毕竟是别人的叙述,并不十分真切。



庄严肃穆的悼念现场

# 纪念馆内拜祭亡灵

正在与加拿大史维会紧密合作,借鉴并努力将这些教科书引入美国的学校,“即使再难,我们也要继续推动这项工作。”

“这让我回忆起了当年日本人从飞机上丢下的炸弹落地爆炸的情景。炸弹落下时,发出‘呜呜’的声音,而且声音越来越大,紧接着,就是惊天动地的巨响——那个声音是任何一个经历过的人绝不会忘记的。”

采访中才知道,和记者相比,赛明思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的“熟悉程度”要深得多。“前几个月,我一直在帮助这里翻译英文的标注和资料。”听到这儿,记者理解了为什么他要拍那么多照片——新馆也凝聚了他的心血。

“二战中,犹太人被杀了几百万人,之后,他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,出了一些相关的书。这种精神非常了不起。咱们中国人也得这么做!现在我已经花了很多力量去收集相关的资料,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——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、非常明智的举动。”

在座谈会上,杨振宁说,

“二战中,犹太人被杀了几百万人,之后,他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,出了一些相关的书。这种精神非常了不起。咱们中国人也得这么做!现在我已经花了很多力量去收集相关的资料,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——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、非常明智的举动。”

“这让我回忆起了当年日本人从飞机上丢下的炸弹落地爆炸的情景。炸弹落下时,发出‘呜呜’的声音,而且声音越来越大,紧接着,就是惊天动地的巨响——那个声音是任何一个经历过的人绝不会忘记的。”

采访中才知道,和记者相比,赛明思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的“熟悉程度”要深得多。“前几个月,我一直在帮助这里翻译英文的标注和资料。”听到这儿,记者理解了为什么他要拍那么多照片——新馆也凝聚了他的心血。

“这让我回忆起了当年日本人从飞机上丢下的炸弹落地爆炸的情景。炸弹落下时,发出‘呜呜’的声音,而且声音越来越大,紧接着,就是惊天动地的巨响——那个声音是任何一个经历过的人绝不会忘记的。”

在座谈会上,杨振宁说,

“二战中,犹太人被杀了几百万人,之后,他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,出了一些相关的书。这种精神非常了不起。咱们中国人也得这么做!现在我已经花了很多力量去收集相关的资料,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——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、非常明智的举动。”

在座谈会上,杨振宁说,

“二战中,犹太人被杀了几百万人,之后,他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,出了一些相关的书。这种精神非常了不起。咱们中国人也得这么做!现在我已经花了很多力量去收集相关的资料,我们一定要坚持